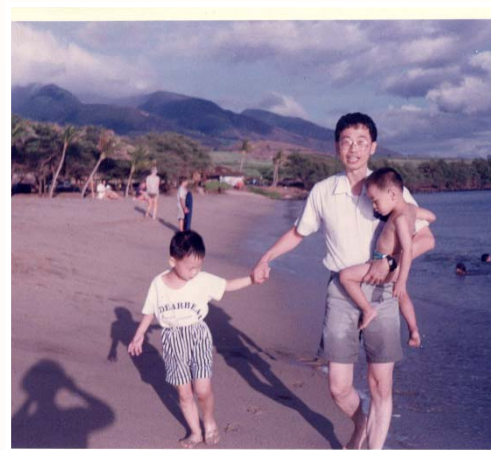




# 家人的悼念







## 黃遠東教授生平略歷

長子 黃宇安 撰述

1955 年 8 月 15 日 - 2015 年 1 月 17 日

我的父親黃遠東有精彩的一生，他從小經歷苦難、挫折，但靠著堅忍不拔的意志和剛毅正直的心，努力不懈，不但有了很好的成就，更終其一生為他人熱心服務、為家庭辛勤付出，而且始終保持樂觀幽默的心情。他為我們樹立了做人處世的典範，也是我們家永遠的開心果。



父親在外祖父母家

我父親出生於台東，小學階段家道中落，父母到台北謀職，留在台東的他由外祖母照顧長大。他的外祖母非常疼愛他，無論到那裡都帶著他，他對外祖母非常感念，經常說老人家給了他最優質的教育，那就是愛與陪伴。除了外祖母，他還有姨媽、姨丈、舅舅、舅媽的愛護，有一群表兄弟姊妹作夥伴，所以童年時期雖沒有父母在身邊，依然過得充實快樂。也因為這樣，他幾乎每年都會帶我們回台東去探望長輩們，與親戚敘舊話家常。

從小父親就展現出他熱愛讀書的一面，常常不辭千里從家裡一路走到當時的台東市台糖糖廠圖書室去借書，然後再邊看書邊走回家。這樣好學的態度讓他在台東師範附小的成績一直很好。除了喜歡讀書，他也非常喜歡看電影，時常跑到電影院門口請別人帶著他進去一起看。

小學五年級後，他搬到台北和父母一起生活，但是家境還是沒有好轉。當時是初中的最後一屆，父親以優異的成績考上第一志願大同中學，並且在那裡認識他一生的好朋友：陳成英、李章全，



好友陳成英、李張全、黃照晨

和黃照晨。除了黃照晨伯伯長期旅居美國，父親和陳成英及李章全兩位伯伯保持密切的往來，只要三人一有空，就會聚在一起吃飯，彼此分享近況。爸爸生病之後，他們也時常到他的病床前，握著他的手為他加油打氣。黃照晨伯伯最近回國，每隔兩三天就到醫院探望他，他們都在爸爸生病時給了他莫大的支持和鼓勵。

初中畢業後，他再次考上第一志願建國中學，這時候他的家境更加困難，除了開始送報打工之外，也接受了聖家堂「樹德獎學金」的資助。樹德獎學金的大哥哥大姊姊們——蔣平權、周繼文、陳寬薇、鄭兆沅等人，不只給予金錢上的支援，也常常帶領接受獎學金的同學們聚會聯誼、增進感情，惕勵品學，相信更是父親高中時一大精神支柱。父親在建國中學不但維持良好成績，也積極參加社團活動，加入國樂社。在我們小的時候，他時常拉胡琴、吹笛子給我們聽，也常常帶著我們一同欣賞國樂的表演。



高中畢業後，父親為了早日開始工作賺錢而沒有參加大學聯考。那年暑假，他和他的初中好朋友陳成英、李章全一起開始了環島之旅。父親回憶起環島的過程時，不只對各地的風景人情印象深刻，和朋友們之間是如何暢快歡談更是讓他再三懷念。隔年，他在親戚朋友的鼓勵勸說下，還是參加了大學聯考，並考上了他日後奉獻三十餘載的學校——國立交通大學。父親先是考上交大應用數學系，第二年再轉入電子物理系，大學期間，靠著半工半讀維持學業，並且還加入田徑隊、國樂社，彷彿一天有 48 小時可以使用。困苦的環境非但沒有讓他怨天尤人，還讓他懂得在逆境中保持樂觀愉快的心情。父親在大學的時候非常關心校務，遇見不合理的事情總是要去管一把，同學有需要幫助的地方他也在所不辭，他的很多大學同學都記得他急公好義、樂於助人又開心爽朗的個性。



交大田徑隊

大學畢業後，父親先當了兩年義務役預官，然後進入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攻讀碩士，由吳慶源教授指導，做半導體相關的研究。畢業後，父親先在中華專科學校任教，一年後，受到指導教授吳慶源教授延攬，回到母校交通大學擔任講師，並且又因為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個性，和做事仔細的態度，被推薦為當時剛成立的半導體中心副主任。在他的任內，事情無不處理得井井有條，共事過的人都讚譽有加。喜愛唸書的父親又決定再度深造，申請到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學金，前往美國亞歷桑那大學攻讀電機博士學位，並在當時首屈一指的光學研究中心輔修光學。父親在亞歷桑那大學認識了他一生的伴侶，也就是我

的母親何延光女士。每次聽起母親談到他們第一次見面的場景，母親總是忍不住調侃：怎麼會有這麼愛講話的人？不過正是因為他愛講話又樂於分享的個性，讓我們家裡總是不缺乏笑聲。父親在亞歷桑那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帶著剛滿周歲的我回國。他出國念書全靠獎學金，期間，還有多餘的錢可以寄回家貼補家用，他勤儉刻苦的態度真的令我們非常敬佩。

回國後，父親再度回到交通大學，擔任電子工程系的教授，並且終身為了交大奉獻服務。由於父親審慎積極的做事態度，深得同事信任，在交通大學任教過程，曾擔任電子所所長、奈米中心主任、電子系主任、電資學士班主任，並且擔任學校法規會召集人等各項服務委員的重要成員。不論是系上事務、學校事務、教學事務，各個單位都可以看到他忙碌奔走的身影。而且他一生剛正，堅守正道，深得校內教職員的尊重。除此之外，他也是個沒有架子的好老師，總是和他的學生打成一片。我猶記得我大學的時候，讀的也是電子工程系，父親也正好是電子工程系的系主任。當時他擔任必修課普通物理學的老師，同學們上過他的課都對他讚不絕口，覺得教學內容紮實，受益良多。父親擔任系主任時，對我們系上的事務都是絕對支持，不只給予我們建議，也提供我們管道讓我們與校友聯絡、宣傳、爭取贊助等等。學生主辦的活動，他也一定出席，在台下給我們支持和鼓勵。



父母攝於亞利桑那校園







除了教學、研究、校內各項服務之外，他也應邀參加校外專業性服務工作，曾經擔任的職務計有電子月刊副主編、上櫃公司審查委員、國家考試典試委員、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委員、科技部計畫審查委員、經濟部計畫審查委員等，對國家社會具有相當大的貢獻。

不僅如此，熱愛打籃球的他每週二、四一定到體育館報到，和其他教職員們一同在球場上廝殺。除非遇到出國、假期，這每週兩天的籃球時光他是絕對不會缺席。每次打完球回到家，他總會向我們炫耀：今天又進了多少球、又送出多少妙傳、又怎麼帶領球隊奪得勝利。他的右腳因為打球受傷總是一拐一拐的，卻從未因此削減他打球的活力和熱情。他擔任交大教職員籃球社社長，多年來征戰國內各項教職員籃球競賽，總是能獲得佳績。父親甚至還在一同打球的籃球校隊教練陳忠強教練的邀請下，擔任交大籃球隊的領隊，時常陪伴籃球隊練習、出賽。

父親常說，自己能有如今的成就，都是靠著社會上許許多多的幫助，不斷尋找著機會能夠回饋社會。八年前，父親參加了崔秉鉞教授發起的新光計畫，這是一個定期上山到新光和司馬庫斯部落為原住民的小朋友們課輔的計畫。父親加入後，八年來堅持不懈，平均每個月至少一次領隊上山，帶著交通大學的學生們為小朋友課輔。他常說為善不需人知，堅決不宣傳新光計畫，默默付出，並協助篩選真正願意付出的課輔老師，為新光的小朋友建立最好又最能長久的課輔計畫。對小朋友們來說，他不只是能指導功課的老師，也是能夠分享人生歷練的智者，更是可以一起玩耍的大頑童。當時學校正在推動服務學習為大學必修課程，父親認為服務學習不能流於形式，因此親力親為，設計了一系列服務學習課程，內容遍布新竹市各層級的慈善設施，包括德蘭之家、偏鄉遠距教學……等等，讓每一個修課的學生都紮紮實實地為社會貢獻出一己之力。

父親為學校付出、為社會付出，但

卻從來沒有缺少對家庭的付出。他從不在外應酬，除了打球的時候會樂不思蜀之外，總會回到家中與我們共進晚餐。每到週末，也會帶我們四處遊山玩水。喜愛看電影的他，看到電視台在播放周星馳的電影，或是邵氏的功夫電影，總是要我們一起觀看，一邊看還得一邊聽他細數香港武打明星拍過的精彩電影。父親很喜歡從電影中模擬各種情況，也常常跟我們說，從電影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這樣萬物皆可為師的精神也反應在對我們的教育上，他總是鼓勵我們多讀課外書、多參加課外活動，不希望我們總是坐在書桌前面死讀書。他對我們三個孩子，都有一句別出心裁的



新光課輔

口頭禪，告誡我們作人處事的道理。比如說：不要為自己找到失敗的理由、靠人吃飯會餓死、盡信書不如不讀。有些話聽完覺得很可笑，但隨著年紀漸長，就越發現父親話語中的智慧。父親學校的事務繁重，但是他從來不把負面情緒帶回家，回到家總是帶著笑臉，告訴我們學校又發生了什麼有趣的事情。善於利用時間的他，身上總是背著大包包，手上總是拿著學生的論文、或是國科會計畫的企劃書、各種待審查的文章，一邊走路一邊工作。受到他的影響，我們也是到任何地方都帶著一本書，善用等待的時間閱讀。父親非常愛說話，隨時



交大教職員籃球隊





都有講不完的話題，尤其每當談起過往的經歷時，父親總是眉飛色舞。不論是和朋友之間的美好時光，或是小時候艱苦的遭遇，他都能興高采烈地高談闊論。有些回憶對其他人來說也許痛苦到不堪回首，但他總是能用開朗的聲音對我們述說，父親就是這樣一個正面樂觀的人，我們都無法想像有一天，這樣的疾病會臨到他身上。

去年四月中旬的時候，父親的身體出現不適，他以為只是感冒，4/19的時候還帶隊到新光部落去服務。回來之後，他因為腳痛而臥床休息數日，後來到馬偕醫院檢查，發現是腳部有血栓。繼續追查下去，結果居然是黑色素腫瘤引起的下肢血栓，而且這腫瘤的進程已到了第四期，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肺部、骨頭和淋巴。4/30 確診之後，我們家都陷入了低潮，但父親依然抱持著坦然樂觀的態度。積極接受治療。我們經由馬偕的醫生介紹，來到台北榮總求助血液腫瘤科劉俊煌醫生，展開一連串的療程。父親在治療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放棄希望，總是要我們有信心，自己也是勇敢接受治療、努力忍耐療程中的各種痛苦。不幸的是，在先進的醫療技術、醫藥科技都無法阻止癌細胞的擴散。癌細胞開始轉移到腦部，漸漸影響我父親的行動、語言。以往他總是話匣子停不下來，現在說話卻慢慢開始不靈便，每每看到他用力盡全力只能講出隻字片語，都讓我們心疼不已。父親的病情每況愈下，必須常住在榮總，接受醫院的即時照顧。這

段時間，幸好有我母親不辭辛勞，天天守在他身邊照料他，讓他任何時候都有家人的陪伴。每週我們去照顧父親時，都可以看出父親正日漸衰弱，彷彿所有的醫療行為都沒有任何作用。基督徒常說，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這時候我們都看出，人能做的事，我們都做了；所有能嘗試的醫療，我們都嘗試過了，我們真的是走到人的盡頭了。

有一天，他的朋友兼同事楊啟瑞教授帶著楊台恩教授、勝利堂英文堂牧師 John Olson，傳道 John Devadoss 和數位弟兄來到父親的病床前探望他。父親從以前就沒有特別表明他的宗教信仰，即便診斷出這麼嚴重的疾病，他也從來不求神拜佛，堅守著樂觀態度和對醫生的信任。但此時已到了山窮水盡之時，面對勝利堂的弟兄們真誠的代禱，我們相信，父親一定是感受到了神的光照、神的帶領，他毅然決定受洗，接受基督為他的唯一救主。此後，親人的禱告對他來說更有意義了，每每探望他之時，他總是主動要我們為他代禱，我們也幫助他開口對神呼求、對神說出感謝的話。父親最後的日子裡，每一天每一夜都有神的陪伴。

最後，父親在家人的環繞陪伴下，結束了他征戰的一生。我們雖然不捨，但我們知道，神必要在天上大大的用他。「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後 4:7），他的肉體雖死，但因著神的應許，他的靈魂要在高天之上與基督一同獲得永生，等到要來的日子，我們相信我們必能在神國裡相見。在地上，我們是親愛的家人，在天上，我們也永遠是神家的人。



電子系所團隊





父親的一生何其精彩，短短數千字無法盡述，我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也能勤奮不懈，只要有他一半的成就，我也就心滿意足了。現在，願父親的靈在主耶穌基督的保守下，能獲得永遠的安息。阿們！

## 我的親密夥伴

何延光

我不敢相信你真的走了！

在家裡，做飯的時候、吃飯的時候，無論做什麼，總覺得你會隨時開門回家，像往常一樣，開始敘述你的一天，說說笑笑，熱鬧滾滾。可是，這樣的日子再也回不來了！

雖然在你生命徵象逐漸轉弱時，我和孩子們都一一向你道別，感謝你為我們創造的一切美好，請你放心，不必為身後事擔憂；雖然牧師說，當那一刻來臨時，你的靈魂瞬間被提到天上，與耶穌同坐席，那是好得無比的生命。但是當你的遺體要放入冰櫃時，那種天人永隔的悲慟，怎麼能說了就了呢？



我們結婚 28 年，共同養育三個可愛的孩子，經營和樂的家庭，你給我安全感、給我自由，在思想和生活上引導我，我想出國進修時，你支持我，你不只是我的親密伴侶，是我的支柱，更是我的良師益友。

我們相識在亞歷桑那大學，第一次碰面時，你說個不停，我心裡想，這人真話多，嗓門又大。漸漸的，我發現你有很多優點，這些優點始終如一，並不

因相處久了而淡化，反而歷久彌堅，讓我確認這些是你實實在在的人格特質。

你有幽默感，有急智，愛說笑，能在人群中製造歡樂。在家裡你常常妙語如珠，逗得孩子們笑呵呵，然後你會說，「看，你們笑得牙都歪了。」妹妹小時候看圖畫書集《奇先生，妙小姐》時，就封爸爸為「快樂先生」。

你有真心、有熱情、有堅持、樂於助人、活力無窮。在 UA, Tucson 時代就常常看到你幫忙同學解決生活、功課或研究方面的疑難雜症，在交大就更不用說了，因為交大是你的最愛，只要對交大有益的事，你總是不辭辛勞，樂在其中。你特別堅持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為年輕教授尋找資源讓他們能充分發揮。在忙於教學、研究、校內校外的服務之際，在家裡你也從不缺席。自己能做的修繕工作，你總是帶著孩子一起做。你反對打罵教育，給孩子充分的成長空間，強調自主學習與培養自學能力。他們成長的重要階段你都參與其中，聽取他們的想法，提供建議，把決定權交給他們，然後做他們的後盾，激勵他們勇往直前，因此宇安封爸爸為「最佳指導人」。週末假日，你常帶他們遊山玩水，暑假有機會就出國旅遊，給他們留下很多美好回憶。

你對人一視同仁，無論年齡、人種、職業、身份地位，你都能平等對待。去年底，我們請了印尼籍的安娜來幫忙照顧臥床的你，我告訴安娜，如果先生現在清醒、能言語的話，他會跟你聊天，把你當姊妹一般看待。你特別喜歡小孩，對新光部落的孩子尤其疼惜。他們也把你當好朋友。你





重病期間他們寫來的慰問卡真摯感人，令人動容。

你熱愛運動，跑步、游泳、籃球，你最在行。你在 UA 大草坪上撒腿奔跑的英姿，在亞歷桑納烈日下激昂的籃球戰況，至今仍然歷歷如昨。你對籃球情有獨鍾，從初中一直打到生病前。每星期二、四的交大教職員籃球會，你無論多忙，都要放下手邊的事，去跟球友們打球聊天。你是交大男籃的領隊，也鼓勵女籃積極練習參賽。學校大大小小的體育活動常有你的身影，體育室的教職員和工友，也因此成為你的好友。你最後一場籃球賽是在 2014 年二月底，電工電物五十周年慶活動中，以電工代表隊參賽。這樣一個開朗、健康、有活力的人，怎麼也無法跟疾病、死亡聯想在一塊。

你最後一次帶隊上山服務是四月十九日在新光部落課輔。當天回來你說這次暈車特別嚴重，很不舒服。接下來幾天有感冒現象，疲倦、發冷汗，看醫生的結果也以感冒治療。到了四月二十五日左腳痠動無法行走，才到醫院急診。經過一連串檢查，於四月三十日診斷為黑色素細胞腫瘤。這真是晴天霹靂，你卻很鎮定，上網蒐集相關資料，並讓孩子們了解治療的方式和預後的情況。你說要跟這疾病奮戰到底。治療期間的種種副作用，你都克服了。我們注意營養的攝取，體力稍好時，開始到十八尖山走路運動，直到十月中，一切似乎都控制得不錯。可是十一月初發現腦部轉移後，病情急轉直下，短短兩個半月，就奪走了你的生命。

你的一生奮鬥過，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也幫助過很多人。正如你自己所說：「對社會國家有具體貢獻。」是精采、豐富、有意義的一生。你生病期間由最好的醫療團隊醫治，有我們隨時在你身邊陪伴你照顧你，有很多教會、同事、同學為你禱告。你最要好的朋友時常來探望你，在床邊握著你的手回憶年輕時的點點滴滴，甚至在醫院裡陪宿。來自同事、朋友、學生的慰問卡都表達對你的肯定、愛戴、疼惜和鼓勵。這一切是

多麼難得的福份，多麼寶貴的恩典。

最重要的是感謝主揀選了你做祂的寶貝孩子。在你最軟弱得時候，決志接受主耶穌為你的救主，受浸歸在主名下，罪得赦免，獲得全新的生命。你現在與全能的天父，救主耶穌基督，聖靈保惠師同在天上享受天國的榮耀。將來我們也要到那裏去與你相聚。阿們！







## 最好的老師

宇安

在我生命的各個階段，爸爸總是陪伴在我身邊。高中選學聯會長、考大學準備申請資料、大學的各個社團活動、當兵和研究所階段，爸爸都會適時給我建議，協助我分析各個選擇，而且不論我的決定為何，你都站在我身邊支持我。從小到大各種表演，管樂社表演、樂團戶外表演，我也都能看到你帶著媽媽的身影出現在台下。我在高中和大學時參加許多社團活動，有時影響到成績，你也都不數落我，反而鼓勵我多多參與。大學時和蔡翼鍾一起拍自製電影「紅野狼」、「思念構成」，和系上同學們一起辦了一場屬於電子系的公演「失竊的三分之一」，背後都是有你默默支持，替我們找資源、牽線聯繫校友。

從小你很少逼迫我們三個小孩唸書，反而常常週末帶我們到處跑，晚上和我們一起看周星馳、成龍的電影。我很佩服你，在學校有這麼多事情，回到家你還是和我們嘻笑聊天，還是可以撥出這麼多時間陪著我們，學校的事務仍然處理得井井有條。我也很佩服你文武雙全，是個有知識的學者，又打一手好籃球，總是能判斷哪裡是空檔，傳球製造隊友最好的進攻機會。每次打籃球的時候你都苦口婆心指揮我該怎麼傳球該怎麼跑位，但我都一直沒有長進。我多希望有一天能夠像你一樣，有知識、籃球打得好、又有愛心可以把自己貢獻給社會。

你生病之後，也從不怨天尤人、自憐自艾，勇敢接受辛苦的治療，面對病魔！而且就算自己生病了，你也對自己



的學生念念不忘，不但參加 meeting，直到住院時，還會要我代替你向學生交代事情。你生病後某一天，我和宇平去聽了相聲瓦舍的「瓦舍說金庸」，裡面抖了好多和金庸小說有關的包袱，還提到了你總是喜歡向我們提起的武狀元——梁家仁，也出現了由梁家仁主演喬峰的天龍八部主題曲。那時候在演藝廳裡，我就在想，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讓爸爸聽聽這段有趣的相聲，他一定會很有共鳴。還有一次，我和小瑜一起看科幻片「星際效應」，裡面不但有很精彩的科幻設想，還有很感人的親情，那時候我也在想，爸爸一定非常喜歡這部電影，好想讓爸爸也能看。但是，你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沒想到，你再也聽不到那段有趣的相聲，也不能和我們一起看精彩的電影了。在確診之前，你以為自己只是單純的感冒時，還有來和我一起練球。你一邊餵球給我，一邊告訴我投籃應該要注意的事情，我那時也沒想到，那會是我們最後一起打籃球。

親愛的爸爸，這 25 年來，你帶給我太多太多回憶。你不但讓我有個快樂的家庭，也成就了我的價值觀、好脾氣、幽默感。你是我們家永遠的典範、榜樣。現在，你的靈被主耶穌接去，我們都相信，像你這麼好的人，主耶穌必定有他的差遣要派給你。我們會好好照顧自己，不會讓你擔心，你好好安息，在天上與主一起，享受永遠的快樂！你笑口常開的臉和聒噪的大嗓門，也會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 最後一堂人生課題

黃宇平

又是一個被廣播音樂叫起床的週末早晨。

『真的是吵死了，老爸還有沒有別招啊？』不甘願美夢被打斷的我心裡嘟囔著，卻又不由自主地聆聽著書房大音響傳來的樂音。這音響雖然老舊，音質倒是不錯，很久以前被老爸從廢棄物中撿回來，經他的巧手回春使用至今，也有十幾二十年了，感覺每個週末早晨，除了展現他引以為傲的特殊叫起床方式之外，大概也是在炫耀這因他復活的音響吧。不過最惱人的還不是這毫無止盡的廣播音樂，緊接而來的八成是他心血來潮的點子——

「走！我們去爬獅頭山！」

「準備一下！我們要去司馬庫斯！」

「周末就是要到處去玩！不要待在家！」

實在是受不了，都已經老大不小了，哪來的活力到處跑啊？這時候我的對策就是繼續賴在床上，看他還有什麼招數。不過在等待老爸打開房門的這段時間，我腦中不小心開啟了一連串的小劇場……

說也奇怪，通常週末早晨的廣播音樂總是會夾雜著爸爸忙碌的腳步聲，不



時還會出現那如註冊商標一般的咳嗽聲，對了！就像昨天在工四大廳都可輕鬆辨識的咳嗽聲！我記得昨天傍晚在實驗室，手機響了起來，來電顯示：「嚴」。每次看到這個來電顯示都不禁覺得好笑，與其說是個嚴父，不如說是個丑父。

「老媽打來叫我們回去吃飯，趕快回去吧！免得我又要挨罵。我腳好像抽筋了，你來載我回去吧！真是奇怪，沒打球也可以抽筋，不得不認老了。」

就是這樣，全家最口無遮攔的就是他，在家裡不管遇到什麼狀況，都能夠帶給我們快樂，總是嘻皮笑臉，好像天塌下來也沒事一樣，即使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也是如此。有一次，老爸的屁股突然產生強烈劇痛，掛急診才發現是廔管發炎，得馬上做手術切除，更因此一個禮拜無法下床，老爸居然還說：「這痔瘡跟了我這麼久，就這樣切掉還真有點捨不得啊！」

還有一次，熱愛籃球的老爸，不管晴雨炎寒，就算右腳扭傷變形，週間二四一定會到體育館報到，可是有一天右腳真的痛到無法走路，才下決心動手術，醫生也說之後可能很難再做激烈運動，結果老爸仍自顧自的說著：「你們還沒見識過我的全盛時期，我這隻右腳治好了，下次就讓你看我三分線起跳得分！」

「生病就多喝熱開水，多休息，只要像我一樣平時多鍛鍊身體，飲食均衡作息正常，就百毒不侵啦！」老爸總是如此樂觀的激勵著我們。

嗚……頭好痛……我想是被音樂打斷美夢所引起的頭痛，也可能是小劇場跑得太快，繼續躺著大概可以睡回去剛剛的美夢中……

但是仔細回想，夢裡的爸爸躺在馬偕的病床上掛著點滴，沒有以往的多話，而且面容特別憔悴，好像是媽媽帶著爸爸來掛急診，從那天傍晚的抽筋感，變成醫師的血栓判定，我的預感告訴我這不是美夢，是個噩夢，好真實的噩夢……搭車回家的路上，媽媽背對著我們說著什麼，好像很哀傷，周遭的空氣如凝滯





一般，腦中嗡嗡作響，使我完全聽不見媽媽在說什麼，但是無端的恐懼卻不斷向我襲來，壓得我快窒息了，我緊閉雙眼逃離這個空間，我寧願回到充斥惱人音樂的房間裡，也要逃離這個空間，至少在那個房間我還可找到一絲呼吸的感覺。

房門外的廣播音樂仍然沒有停，噩夢的恐懼感逐漸消散，腦中的嗡嗡作響也被音樂所取代。現在正撥放著我在高中參加合唱團的演出錄音，算起來老爸可是我們的忠實粉絲呢！儘管再忙碌，只要是我們的表演從不缺席，有時還會用掌上型電腦偷錄起來，最後都會變成起床音樂素材之一。後來高中畢業有幸能夠參加台北的合唱團，但是卻要每個禮拜上台北，老爸繼續支持我。2014年暑假，新韻竹男聲合唱團受邀前往維也納演出，旅費卻高得驚人，但老爸仍然默默支持，要我不要放棄難得的機會。9月9日這天，新韻竹男聲合唱團首次在國家音樂廳演出，對於身為團長的我而言當然是意義深刻，老爸更是捧場到底，這次表演盡力的揮灑我的所有，換的滿堂喝采，下了台來正打算詢問忠實粉絲的意見，不過卻尋不著人，手機卻響了起來，媽媽說爸爸累了要趕回新竹，準時吃標靶藥……

……嗚啊……一不小心又陷入了噩夢之中……

不知道這樣賴床到底過了多久，我豎耳傾聽門外的聲響，好辨別現在到底是什麼情況。廣播音樂仍然沒有停，但是除此之外，整個世界卻安靜的嚇人，沒有對話沒有腳步，好像所有人都不在了，我想我不能再躺著，得在所有人放棄我之前自己爬起來才行，這次要去哪玩我都無所謂，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自從上了大學，大家都到處跑，能夠相聚在一起的時間真的不多，原來老爸早就知道我們未來會各奔東西，離多聚少，才趁著我們還小好欺騙，帶著我們到處去玩，真的是深謀遠慮啊！這個周末我們可以來個西海岸一日遊，回來吃完飯還可以看個電影，啊對！「星際效應」

老爸一定會喜歡！想到這裡不覺興奮起來，精神一振，把睡意扔在枕頭上，直接從床鋪蹦到了房門邊。

打開房門，刺眼的白光從主臥室的大窗戶照進來，照的我有點睜不開眼，在光影之中，彷彿可以看見一個人影坐在床邊，一張輪廓清晰可見的側臉，微捲的烏黑短髮，鍍金邊的銀色細框眼鏡，總是抿著而微微下彎的嘴角。是老爸，不過看起來好像年輕不少，穿著全白的襯衫，上面看不見一絲汗損，搭著一條深黑色的西裝長褲，並不是出去遊玩的服裝，看起來正準備前往什麼地方。

『現在幾點？其他人去哪了？』因為剛剛的跳躍有點貧血暈眩，我不之所



以的提問。

「他們都不在，你還沒睡醒啊？」  
老爸面向我回答。

我搞不懂老爸這無厘頭問句的意義：  
『我醒了啊！你穿這麼正式是要去哪？』

「要去大老遠的地方。」

『又要上山喔？我還以為今天可以出去玩咧。那我午餐自己吃。晚餐呢？』







「每次要你們出去玩都拖拖拉拉推三阻四，今天怎麼這麼自動自發？」

『好久沒有全家人一起出去玩啦！難得今天天朗氣清，是應該出去呼吸新鮮空氣。』

「改天吧！」爸爸又轉回了側臉，整理著他那用來「體能檢測」的大背包。

不知怎的，我開始擔心了起來，儘管這般祥和的畫面，沒有什麼不合理的，但是心裡卻隱隱傳來不安……

『欸，我剛剛做了一個噩夢，好可怕……』

「小時候不是有教你嗎？夢到妖魔鬼怪就一腳把他踢到太平洋啊！」

『可是這次不一樣，我看到你躺在病床上。』

「生病住院也不是一次兩次了，過幾天就生龍活虎了。」

『可是這次好像特別嚴重。』

「要有信心啊！你看老爸快 60 歲了還是滿頭黑髮。」

『但是你好像已經沒辦法走路，話也說不清楚了』

「哎呀！這麼老啦？那就要換你們來照顧我啦！我辛辛苦苦把你們幾個養這麼大，就是為了現在啊！對付這種病人，要像老爸一樣有耐心，就當作這是訓練耐心的好機會。」

『我覺得我耐心不夠，反應不夠，最後還得要找老哥老媽幫忙。』

「耐心要花時間培養的，要記得老爸常說：吃苦當吃補，逆境當磨練，這樣才不會做什麼都唉聲嘆氣心不在焉。這樣一定又把老媽搞得很累，你就不要讓老媽擔心啊！早點睡覺，管理好自己，免得又挨罵。」

『你難道都不會害怕那一天的到來嗎？』

「害怕又有什麼用？盡力而為永不放棄，並且要打敗心魔，你看《三個傻瓜》裡面唱的那句什麼？」

『Aal izz well! Aal izz well!』



「對啦，遇到強敵就要先安定軍心，然後展現氣勢！如果自亂陣腳，還怎麼打仗呢？」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走了，我們該怎麼辦？』

「哪有怎麼辦？日子還是要照樣過啊！」

『光想到你的離開，我就已經難過到什麼都做不了了。少了家裡的一大支柱，我們會遇到很多無法面對的困難。』

「又來了，不要為自己找失敗的理由！老爸不是教你遇到什麼困難，都應該將阻力化為助力，歷經苦難不一定是壞事，你看老爸小時候多辛苦啊？可是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生歷練，現在老爸也不會這麼豁達。」

『可是恐懼與悲傷總是出現的難以捉摸，要怎麼克服呢？』

「還記不記得小時候老爸騎車載你過地下道，每次你都嚇得哭出來，那時候老爸教你做什麼？先閉上眼睛深呼吸，等到你克服了之後，在睜開眼睛，結果你會發現，其實也沒有原來感覺的這麼可怕。」

『可是我無法接受，為什麼你從小辛苦到現在，靠自己努力換得幸福生活，還不忘到處幫助需要的人，從學術領域到新光計畫，沒有一件不鞠躬盡瘁，從家人到親友，無不善盡愛與關懷，為什麼老天要這樣對你？』我忿忿不平的吼著！

老爸卻還是維持這一派輕鬆：「抱怨







這麼多沒有意義，越想只會越悲觀，更何況老爸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為了要求什麼回報，只是做我覺得應該做的事。你們也要繼續實行老爸的作為，不要讓老爸丟臉啊。」

『我做不到，好多地方都跟你差太遠了。』我賭氣的道。



「慢慢來啊，如果這麼容易一下子就成功了，那老爸這幾年都白活啦！」

這時我進入了沉思，試著從激動的情緒中平撫下來……

「不然講到這裡，老爸來考考你，還記得之前老爸看了一本書叫做《快樂是一種責任》，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你看看你又來了，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實在是受不了他！

『快樂會傳染吧，我想。』我不耐煩的隨意回答。

「人生中確實充滿了許多的不快樂，但是大家卻不知道，快樂的源頭其實來自於自己。適時的情緒發洩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直把不快樂帶著，那你也會潛意識中把不快樂加諸在你周遭的人身上，所以應該試著讓自己時時保持快樂、並帶給常常別人快樂，如果你把他當成一種責任，漸漸的也會成為一種習慣。」

『可是就算我那些小事情可以樂觀看待，可是真正遇到大事情的時候，哪裡還快樂地起來？』

「平常保持樂觀的態度，就是為了提前演練，就好像看電影一樣，你要從中獲取經驗，建立一種 SOP，當真正的

難題來臨的時候，你要能夠立即做出反應，這樣即使再可怕的難題，你也不會被打倒。」

聽著聽著，我開始可以抓到老爸的生命精隨，漸漸糾結的心情也舒展了開來，並隨著廣播音樂哼了起來：黃昏遠海天邊，薄霧茫茫如煙……

「你們小時候睡覺我都會唱這首歌給你們聽當安眠曲！黃昏遠海天邊，薄霧茫茫如煙，搭啦搭啦搭啦搭！啊呀，後面又忘記了，果然是一句歌王。」

『這首我記得很清楚！』我應該也是因為老爸的歌聲才喜歡上唱歌的吧。

「還有『傲，氣，面對萬重浪！噹噹噹噹！』錄影好像放在哪裡改天找出來。」

『你敢找我還不敢看，丟臉死了，你以前都把我們當猴子耍吧！』

「小孩子趁著不要臉的時候當然要讓他好好發揮，長大以後就沒機會了，



你看現在要你彈個吉他唱個歌也是扭扭捏捏的，小孩子最純真了！」

『因為會擔心彈得不好啊。』

「你就是常常顧慮太多，太緊張才會放不開，沒什麼大不了的，唱錯就唱錯，又不會少一塊肉！」

哈哈！我和老爸相視而笑，真的不管聊什麼都可以帶出歡樂！這就是老爸。







今天一席話，真的又學到了好多東西，果然只要每天給老爸開導一下，好像世界上好像再無難事了！待會兒趁著還記得，要把今天的對話抄起來，加上之前的可以集成一套阿東語錄，嗯……我逕自思考著……

「啊呀，不小心講了這麼久，時間不多，老爸要先走了。對了，自從上次司馬庫斯下來就沒聽過你彈吉他，再來彈一次吧，以後搞不好沒機會了。」

『啥？我好久沒練琴了，沒有準備什麼新曲子怎麼辦？』

「不用新曲子，就同一首吧。」

『你都聽不膩喔，都唱到爛了。』

「好聽的曲子就是值得一聽再聽。」

紅紅的花開滿了木棉道 長長的街  
好像在燃燒

沈沈的夜徘徊在木棉道 輕輕的風吹過了樹梢

木棉道我怎能忘了 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

木棉道我怎能忘了 那是夢裡難忘的波濤

啊 愛情就像木棉道 季節過去就謝了  
愛情就像那木棉道 蟬聲綿綿斷不了……

歌聲停了，吉他聲停了，廣播音樂也停了。

我又回到了床上，房門外取代廣播音樂的是廚房的碗盤聲。媽媽打開門：「弟弟，起床吃早餐囉。」我想我這次是真的醒了。

走到餐廳，看見餐桌上擺著五副碗筷，其中一副是留給照顧爸爸的安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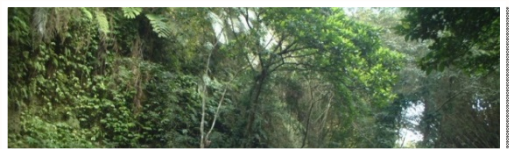
「來，我們來禱告吧。」

「親愛的天父，感謝你，爸爸昨天在榮總的病床上平靜的離去，帶著親友的祝福和家人的陪伴，現在他已經來到你的跟前，成為你的孩子。接下來的追思禮拜我們也交託給你，讓我們能夠將爸爸精彩的一生完美的呈現……」

爸爸的人生就像是一部精彩的小說，

如果能拍成電影，絕對是充滿了勵志與熱血，甚至在病床上的最後 24 小時都能看見他永不放棄的努力著，就像他高中為了貼補家用每天凌晨起床送完報再趕去上學、就像高中畢業念著兩個在台東的弟弟從台北騎單車回台東、就像大學為了鍛鍊體能每天一大早就從交大跑到南寮再跑回來、就像他為了更高的理想努力換取資格到亞利桑那念博士、就像他在學校盡心盡力從副教授到教授並取得傑出研究獎、就像每年春節載著我們全家開八個小時的車回台東、就像他為了照顧弱勢從 2006 年開始不間斷的新光計畫、就像他因為參與校內各個單位每天穿著西裝在不曉得多少個會議之間奔波著、就像我們每一個人生中的重要時刻，不管他再怎麼忙碌，都有他坐在台下看著我們；他的一生由始至終都堅持他的原則，直到心跳停止的那一刻。

餐桌上少了一副碗筷，但是爸爸的形象已經活在我們心中，在家裡的分分秒秒、字字句句，都或多或少藏匿著爸爸在世的痕跡，或許我不該奢求太多，這樣就已經足夠了。在世之時爸爸總是感慨，我們這些孩子都沒有經歷苦難，臨行之前還不忘留下這人生的課題，用他的生命給我們好好上了一課。在病床前看著他消瘦的臉，還不忘帶著一抹微笑，我想著，他盡了畢生之力，現在總算能夠放下了這世界的紛紛擾擾好好的休息，從人生這可怕的噩夢中逃脫出來，或許另一端等著他的，是充滿驚奇的世界也不一定。







## 給爸爸

宇心

你安息前這幾天，好多人來看你，同事、同學、曾經協助過的團體，每個人都不停稱讚你是多麼樂於助人，是多麼熱情、真誠的人。你幫學生渡過學業、感情的難關，幫同事解決系上的問題，輔導弱勢學生。你是個大好人，更是個好爸爸。你從來不打不罵，用的是最難得的身教。你說「快樂是一種責任」，所以你無論什麼困難都用笑容面對，從來不把負面情緒帶回家，而且永遠幽默風趣。你說要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從來不會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我們身上。你說不要害怕權威，要擇善固執，而你的人生故事就是最佳寫照。從小你就教我自己找答案，自己學習解決問題。每次我問你簡單的問題，你從不直接給我答案，要我自己查書找資料。「靠人吃飯會餓死」是你給我的銘言。自己的問題要學會自己解決，自己的責任要懂得自己承擔。你不會給我們過高的要求，也不會施予無謂的壓力。你給的是做事的態度。「凡事要做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做了最好的準備，幾使失手了，也能比原定目標好；有了最壞的打算，不管發生什麼突發狀況也不會亂了手腳。你總是鼓勵我們走自己的路，闖自己的一片天。我說我要念外文，就算你知道這個專業念出來可能沒什麼出路，也全力支持。你是我最強的支柱。

你是個閒不下來的人，學校有開不完的會，改不完的學生論文，系裡有處理不完的雜務，可是你永遠都抽得出時間給我們全家。週末帶我們爬山泡溫泉，連假帶我們全台走透透，暑假帶我們出國看世界，跨年帶我們看 101 煙火，甚至還有一次看了淡水河畔近一個小時的雙十國慶煙火。我十九年中每一個重要的場合你都到了。國中畢業典禮你在台下看我上台領獎，高中畢業典禮即使重病在身，你還是拖著疲憊的身體來看我邁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我的第一場大考，國中基測，你幫我找午休的地方、

吃飯的餐廳，讓我安靜休息，用最佳狀態應考。高中學測也一樣幫我「探

勘敵情」，讓我在這場最重要的考試中拿到了理想的成績。清大的筆試、台大的面試，你也都到了，當我的車夫、衣架、自動販賣機。

你教我的，小至裝電腦、接網路盒，大至價值觀、人生態度。你給我的，小至歡笑、幽默，大至開朗的個性、樂觀的態度。

謝謝你從不逼我為考試念書，讓我真心愛上學習。謝謝你總是開朗的態度，讓我學會樂觀面對生命。謝謝你支持媽媽和我去留學，讓我找到人生努力的方向。謝謝你鼓勵我考數理班，讓我有科學的思維、人文的關懷。謝謝你從不反對我走自己的路，讓我現在可以和同學教授盡情討論文學作品。

謝謝你是個這麼好的爸爸，為我帶來如此美好的人生。

Mom says you are a good provider and a good educator. What's more, you are a great man and a wonderful father.







## 祭大哥文

遠聲

嗚呼哀哉，長生天啊！

親愛的大哥，您我親兄弟數十年，天意卻讓我們沒多少日子一起生活過，雖然我們沒多少日子一起生活過，但您的一生，卻是讓我無比的敬佩與感動。

自我有記憶開始，才知道我被遺棄在台東，剛開始我曾過著“被恥笑我是沒父沒母的野孩子”的日子，而聽說您在台北雖和爸媽住一起日子也不好過，40~50年前您我在台北台東分隔2地，彼此各過著辛苦奮鬥的人生…



但小時候我不懂事&任性而為，卻聽說您非常懂事&積極進取，聽說您功課非常棒一直都第1名，不但初中&高中都考上全國

最好的第1志願大同國中&建國中學已非常難得，還能在該校名列前茅，更難能可貴的是您的體育&人文藝術涵養也非常好，跑步&游泳&打球&國樂樣樣也都是您的強項，真是文武雙全，您一直是我們台東親戚之光&榮耀，大家一直以您為榮，在我當時小小的心靈也算有一些感覺了。

隨著年紀增長，國中畢業我上來台北後也逐漸與親大哥您開始有一點接觸與短暫生活，這才讓我發現大哥您不但文武雙全，您的人生觀&價值觀&做人做事的道理更是讓人敬佩與感動，我永遠記得您那句話，就是「寧可吃虧，也不占人家便宜」。

能力越強，能幫助的人就越多，加



上您好人的心腸&實際積極行動力，相信您應已幫助我們非常非常多的人了，如今這世上沒了您，真是人世間的損失Y。

親愛的大哥，您的一生雖不夠長，卻是那麼傳神&令人敬佩與感動，雖然您從小就不向命運屈服，但我也曾聽您說過「天命不可違」，如今哀戚之際，我也只能祝您一路好走，謝謝您帶給我們大家的一切一切，謝謝您！

嗚呼哀哉！

弟 遠聲 敬上 104/01/18

## 我們的家人---黃遠東

何延鑫

初次聽到黃遠東的名字，不久後他就變成我們的家庭成員，成為我的妹夫，之後繼續從小光口中得知他的處世為人令我敬佩。他家境清貧，卻刻苦上進，三姨媽訂的國語日報，豐富了他童年的生活；他有一支竹笛，一個籃球，一台破舊的腳踏車，還有一群努力向上的好同學，就這樣陪伴著他初中的成長歲月及至上了建國中學，他身為家中長子，父親還有四個弟弟需要撫養，他若要讀書就得自食其力，於是早晨騎腳踏車送報紙，還需維持個人的成績在一定水準







以上，以具備資格申請獎學金支付學雜費與生活所需，他以此為樂終至進入交通大學就讀，如此長久養成勤學節儉習慣，不貪圖物質享受(由小光從美國帶回來整修的運動褲鬆緊帶可見其節儉一斑)，出國讀書期間，能把獎學金有效分配運用，不只完成個人博士學業，並資助其胞弟大學畢業，是值得家人敬重的兄長。



黃遠東的思想積極正向，引導孩子學習有方法，家庭聚會時除非他出國，否則他從不缺席，他是我們對孩子教育的諮詢者，他總會為我們分析與指引孩子的學習方向，如同家中有一位導師可以常常請益，讓我們信任與放心。黃遠東沒有不良嗜好，生活作息規律，平日熱愛運動，向來身體健康，突然發現生這麼嚴重的病，他在一陣錯愕之同時便開始配合治療，保持積極正向的思想與態度，有一次看門診聽了醫師的解釋後，我推著坐在輪椅上的他等小光開車過來，他說：「我知道這疾病很厲害，但不知道發展會這麼快速！」，他挫折的心情與失望的神情顯露無遺，我的心常憂愁為他流淚禱告，懇求上帝醫治他，若知道有什麼新的治療方式可獲得時，我就歡喜快樂感謝主，然而疾病的變化不樂觀，每況愈下，他的身體逐漸衰弱，心靈也跟著軟弱無助，有誰能醫治他幫助他安慰他呢，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我告訴小光，看門診後應該帶他去醫院地下連通道牧師室，尋求神的幫助與安慰，他倆果真前往尋找，沒想到牧師室的地點還是黃遠東告訴小光才找到的，原來他

平時經過就有注意到牧師室，顯然他剛硬不信主的心已開始軟化，並且願意接受牧師帶領他作決志的禱告，繼後在住院中不斷有教會弟兄、同學、同事、學生們來探望他為他禱告，在他還有自主的意志下，主動提出要受洗，就在家人及教會弟兄的見證下，由新竹勝利堂牧師為他施洗，願意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小光告訴我這個消息，我再次歡喜快樂感謝主！黃遠東：我知道天父

必看顧你，任遭何事不要驚怕，天父必看顧你，必藏你在祂恩翅下，天父必看顧你，有時痛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顧你，危險臨到無處躲藏，天父必看顧你，你雖缺乏祂是豐富，天父必看顧你，凡你所求祂必垂聽，天父必看顧你，無論經過何等試煉，天父必看顧你，軟弱困頓，靠祂胸前，天父必看顧你，祂時時看顧你，處處看顧你，祂必要永遠看顧你。聖靈用這首「天父必看顧你」的詩歌成為我們哀慟時的安慰。

我們確信黃遠東已蒙上帝拯救，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詩篇 23 篇成為黃遠東的禱告「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祢為我擺設筵席，祢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阿們！」。

感謝神賜黃遠東給我們成為一家人，他在地上是我們的家人，在主裡我們也是一家人，將來到天上我們仍是一家人。







## 阿東

表姊 黃鳳仙

我對你最初的印象是貴族般超有自信的小王子，住我家隔壁，爸媽郎才女貌，超時髦，幸福美滿的小家庭。

小時候，表兄弟姊妹十來個陸續在外婆家長大，有長住的、有日托的，在那裡有大魚池，種許多花果養各種家禽家畜，外婆疼愛每個孫子，隨時有美食可享用，是我們這群孩子的天堂，你是點子大王，有你在總是有非常好玩的花樣，爬樹摘果、抓柳樹條擺盪，如泰山般大吼，辦家家酒，隔壁戲院看免費的



布袋戲、歌仔戲及電影。

從來也沒看你在看書，成績一直都很棒，長大問你，才知道，原來你都早起偷念的，二姨丈任職台糖，有很棒的圖書館，你每次去總是借一大堆書，再去時又換另一堆回來，二阿姨曾很質疑，問你書的內容，你竟對答如流。

一轉眼大家都長大，在各地成家立業開枝散葉，每年春節初三回台東團聚大會餐，大夥說古道今聊得好暢快~~~往事歷歷在目，更在我們心裡長迴盪。願你化作千縷微風，仍和我們同行。

## 給我最敬仰的遠東舅舅

姪女 洪甄霞

對你的印象總是人未到聲先到，  
再來印入眼廉的是爽朗的笑容，

與每位親友都能聊得快又宏亮的談話，  
回想著你同我“母舅”般參與著我結婚，

我大女兒出生的第一晚你也特地前來，  
我最敬佩你對上對下無私給予，  
且即使身兼數職，仍連繫著整個家族，  
願我們能延續你的精神。



## 懷念黃爸爸

徐若瑜

黃爸爸給我最鮮明的記憶，是他那滔滔不絕的口才。不管是專業的研究領域還是閒聊的話題，他個人的獨特見解都相當精闢，讓我在各方面都接受了新知，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長輩，同時也能作為朋友輕鬆相處。

黃爸爸的聲音相當洪亮，在一個場合中當他講話時，就無法聽清楚其他人的言語，因此造就了所有家人們都相當的能言善道，因為如果不一次快速、大聲又清楚地說完想說的話，就很容易被黃爸爸岔題了。他也是一位熱愛開玩笑的人，常常講出一些惹人發笑的言語，帶給身邊的人很多歡樂。